



神秘的松布尔

内 容 说 明

本书叙述了六十年代初期，一支考察队深入松布尔大沙漠进行科学考察的故事。它反映了考察队员的生活、工作、理想和爱情，更揭示出：不但人在考察沙漠，而沙漠也在考察人。这里还描绘了会唱歌的沙丘、风力创造的迷宫、黄沙掩埋的古城、戈壁滩上的石磨、漠海中的翠岛、月夜里的野驼，以及沙原上的各种动植物。作品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读起来生动引人，趣味盎然。

神秘的松布尔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2

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944 定价 1.15元

目 录

引 子	桅杆	1
第 一 章	沙港	7*
第 二 章	沙海	25
第 三 章	引水	43
第 四 章	启航	62
第 五 章	夜泊	80
第 六 章	沙礁	98
第 七 章	鸣沙	117
第 八 章	旗舰	133
第 九 章	涛声	150
第 十 章	沙潮	165
第十一章	白骨	184
第十二章	海城	201
第十三章	沙鹰	225
第十四章	潜流	242
第十五章	石堡	258
第十六章	迷宫	273
第十七章	逆澜	294
第十八章	灯塔	308

第十九章	翠岛	324
第二十章	晨星	343
第二十一章	绿岸	364
第二十二章	穿峡	392
第二十三章	海啸	416
第二十四章	海誓	441
第二十五章	搁浅	456
• 第二十六章	海魂	482
第二十七章	鹰泉	503
第二十八章	海市	518
尾 声	舰尾	533

引子 桅杆

海边望船，首先望到桅杆。

茫茫无际的松布尔大沙漠上。

火红的太阳越升越高，直射着这死海上无声的波浪。刹那间，大沙漠上腾起一片灰蒙蒙的沙雾。

灼热的气流，将这弥漫的沙雾裹着、卷着，带上了高空，布成了大漠里特有的沙云。

这涌动着的猩红色沙云，遮住了蓝天，隐没了骄阳。整个浩瀚的沙海，仿佛被这巨大而酷热的沙罩密封了，变成了青铜浇铸而尚未冷却的大海波涛的塑型。

低空的空气好象凝固了，显得那么浓重，那么沉闷。松布尔大沙漠啊，满怀着将要沸腾的热情，却矜持地保持着沉默。

静啊，令人心悸的寂静啊！

突然，从一个巨大的沙丘后面传来了丁冬、丁冬的驼铃声。一声，两声……叩响了这死域的心房。是谁闯进了这大自然划定的禁区？

看见了，看见了！高高的沙岗上，慢慢出现了一个人。他疲惫地拉着两峰骆驼，艰苦地跋涉在这海海漫漫的沙原里。他眼前是爬不尽的沙峰、沙岗；涉不完的沙涛、沙浪，……

他停下了，在弥漫的沙雾里辨别着方向。

看不出他有多大年龄。仿佛灼热的沙漠把他浑身的水分都吸干了，两颊的皮肉干瘪地贴在骨头上，额际和眼角旁过早地布满了皱纹。不算太长的头发，几天未刮过的胡须，象干枯的黄草一样虬然地乱长着，上面落满了沙尘，挂满了沙粒，遮盖了他的真实面貌。

有谁能想到，这就是前几天那位风度翩翩、举止潇洒、受人羡慕的小伙子！

他还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睁着一双晦涩的眼睛出神地望着远方。周围还是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半点动静，只能听到自己耳朵里令人难受的嗡嗡声。

他浑身颤栗起来，望着这凝固不动的死海，感到极度的空虚和恐怖。他深深呼吸了一口，竭力想恢复自己的勇气和信心。但酷热卷来了喷火的波涛，吸入肺部的却是那滚烫的沙尘，灼热的气流。一种末日的预感使他更加恐慌了，他撕开了衣领，袒露出胸膛，发狂地喊：

“来人，来人哪……”

但这声音落在沉寂的瀚海里，却把他自己吓了一跳。这声音是那么陌生，那么沙哑，那么绝望。他睁大灰色的眼睛茫然回顾着，哪有回答？只能听见自己脉搏和心脏沉闷跳动的声音。

酷热的波，黄色的浪，使他感到脑晕目眩，头痛欲裂。眼前开始出现幻觉，耳旁出现了幻听，他已经对周围的一切，包括他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罗盘就在他怀里，但他怀疑它指出的方向。一种执拗的心理，指使他牵着骆驼为罗盘纠偏。

走啊，走啊！几天了？四天还是五天？他已经不清楚了。

但是，他逃离考察队的情景，还是记得清晰的。他那时的自信、勇气，早已被这无边无际的沙漠吞噬尽了。寒夜的恐怖，白昼的孤寂，使他逐渐丧失了一个人求生的能力。

水吗？是有的，两峰骆驼驮着四大箱水。多么沉重的水箱啊，足够他喝个饱的。但是每当他颤抖着双手，拨开上面的木塞，准备把沉重的水箱搬斜，伸着烧焦的嘴唇接水的时候，水却象流瀑一样向窄细的嗓子灌来。往往不等喝上两口，自己就被呛得头晕眼花。一松手，又被晃动着的沉重水箱砸得滚下了沙丘。

食品吗？也是有的。背囊里装着压缩饼干，和牧区特有的炒米。但是焦裂的嘴唇，冒火的喉咙，顽固地拒绝接纳这一切。有时解下背囊，为了求生强迫自己硬咽一些。但一松驼缰，焦躁的骆驼便被灼热烧得狂奔起来，它也想早一点逃出这漫漫无边的大漠。而在这酷热的瀚海上，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就剩这两峰骆驼了。他抛开了背囊，拚命追赶这沙漠之舟。终于追上了。他拉着驼缰，就象落海的人攀在舢板边上一样，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他再返回身来，只见一样的沙湾、沙港，去哪里寻找那盛食物的背囊？

猩红色的沙云越布越厚了，沙漠里的热流越挤越浓了，沉默的松布尔即将发出怒吼了。

远远望去，他在巨大的沙丘上，就象一粒渺小的黑沙。他终于移动了脚步，牵着两峰骆驼向沙坡下走去。但刚等他走到沙湾里，眼前便又突现出一座巨大的沙峰。他几乎绝望了。周围尽是沙丘、沙岗、沙峰、沙岭，象要把他挤压在炽热的沙砾中，把他吞掉，把他销熔。他恐惧地拉紧驼缰，又挣扎着

向眼前的沙丘爬去。

丁冬，丁冬，驼铃还是一步一晃地响着。

仿佛就是在这有节奏的声响中，沙云越布越密，天空越来越暗，刹那间周围黑沉沉地模糊起来。他感到自己就是被扣在一个灼热的黑锅里，觉得自己就要在这里化成灰，变成烟，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终于拚命地爬上了另一个巨大的沙丘，睁大恐怖的眼睛，望着这死海的复活，等待着沙涛的咆哮。不，不能葬身在这茫茫的沙海里，要活，要逃出去。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往事一幕幕在他的眼前飞速闪过。他从中推算着，想尽快逃出这大漠张起的黑网。

对！自己是在松布尔大沙漠的腹地逃离考察队的。从地图上看，涉过沙漠需要九天，而进入松布尔的腹地正是第五天中午。从那以后自己走了几天了？五天，六天？总该逃出来了吧……

瀚海的黑风开始低沉地怒吼了。

他突然感到口里是这样干渴，象要喷出火焰一样；浑身是这样疲惫，象要熔化了似的。眼前迸出了无数的金星，两耳骤然轰鸣起来。他感到一阵晕眩，身子就开始晃悠起来。不，不能栽倒，一倒下就会被骤起的沙涛淹没掉。起来，起来，只要冲出这恐怖的瀚海，自己就会变为一个英雄，成为一个有建树的名人……

但他终于栽倒了，扑伏在沙丘顶上。

昏眩中他还在挣扎着，用那美丽的幻想激励自己。对，再喝一些水，最好有点清凉的酸奶。但搬动水箱的力气没有了，

喝酸奶只是一种幻想。他疯狂地挣扎中，突然想到一个血腥的解救办法。那个阴沉的老向导不是讲过吗？驼血既可止渴，也可给人以力量。宰了它吧，牺牲一峰骆驼，逃出这神秘莫测的松布尔！

这一想法，使他骤然清醒了。他猛地从半高腰马靴里拔出了蒙古小刀，从沙丘上挣扎起来，瞪着充血的眼睛，摇晃着向身旁的一峰骆驼扑去。对！按阴沉的向导的说法，只要在骆驼的后腿上猛扎一刀，浓浓的热血就会涌了出来。自己只要伸过嘴去，就会吸吮到力量和营养；只要自己吸取了力量和营养，逃出了茫茫无际的大沙漠，另一峰骆驼背上的十几个人的考察成果，就会为自己铺出黄金般的未来。

他动手了，撕掉了骆驼臀部脱落的绒毛，咬紧牙关猛然举起了刀。嗖！蒙古小刀狠狠扎下去了，但就在同时，驯良的骆驼一扬后蹄，把这无情无义的人，毫不留情地踢下了巨大的沙丘。

他随着滚烫的流沙往下翻滚着。那受惊的骆驼，带着疼痛，甩着喷出的热血，练着另一峰骆驼昂首狂奔起来。刹那间，蹿下沙丘，隐没在沙涛起伏的大漠深处了。那哗哗的长嘶，仿佛是对他的控诉，对他的诅咒。

他滚下沙丘，跌进一个沙坑里。

几乎就在同时，松布尔大沙漠开始咆哮了，茫茫的瀚海卷起了风暴，死去的沙海开始复活了，卷起了愤怒的沙涛、沙浪，向他无情地扑来。

他摔伤了，躺在坑洼里。铺天盖地的黄沙向他涌来，埋住了他的足尖，盖住了他的双腿，渐渐推向了他的胸脯。……

突然，瀚海怒涛里，卷来了一阵清脆的驼铃声：丁冬，丁冬，……这声音越来越大，穿过了大漠的风暴，铿锵地和鸣着。很清楚，这不是一两峰骆驼，而象整个驼队向自己涌来了。

他象溺水者盼望看见桅杆一样，拚命捕捉着这救命的铃声。但刹那间又没了。是沙涛淹没了铃声，还是自己绝望中的幻听？

他想起了出发前驻扎的沙港，想起了那回荡在沙堤旁的抒情歌声……他的眼中突然涌出了两滴绝望的泪珠，这大概是松布尔沙漠深处唯一的两滴水……

第一章 沙 港

沙港，舰队远航的起点。

虽已进入初夏，沙原的早晨还是透着寒意。

女考察队员柳若婷，钻出了洁白的三角形帐篷，踏着沙原上的晨光，快步走出了新月形的沙港，向茫茫无际的松布尔大沙漠深处走去。

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细细的弯眉下长着一双娟秀的眼睛，白皙的脸上透出了淡淡的红晕，整个神情显得是那么柔和娴静。虽然她穿得尽量简单朴素，但那褪了色的毛蓝上衣，洗得发白的灰布裤子，仍掩饰不住她那城市姑娘的风度。

柳若婷是林学院的毕业生。她本来应该去大森林里，研究那些针叶林、阔叶林，一辈子和葱茏翠绿打交道。可是命运却把她带到这漫漫的黄沙边，来探索书本上很少提到的桤柳、梭梭、白刺、桂香柳……

宿营地远远被抛在身后了。

柳若婷转身望去，只见沙湾里露出的帐篷尖，真象沙海里飞溅起的朵朵银色浪花儿。啊！为了使大漠考察队员适应沙漠的气候，已经在这特别选定的大漠营地呆了十五天了。听说老书记今天就要回来，副队长请的向导今天也要到达。看

来，考察队的沙漠之舟就要开出沙港，航向那海海漫漫的沙涛沙浪了。

柳若婷想到这里，甩了一下晨风吹散的剪发，掉头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考察队只有自己和肖雅两个女同志，小家伙天不亮就到沙海里观测气象去了，自己怎么能落后呢？眼看就要出发了，还是抓紧时间去研究那片沙丘上的新绿。

柳若婷昨天突然对生长在沙丘上的一种芦管草发生了兴趣。这种草的生命力才顽强呢！从植物学上来讲，它和湖边的芦苇同属一个科目。但由于环境的变化，它已由水乡扎根到干旱的沙漠上了。只要土壤有点湿润，它就可以扎根萌发。然后顺着沙丘的起伏，仆伏着向前生长，在沙丘上张起了翠绿的网。它节节爬行，节节生根，为了在沙丘上面也能吸到水分，它的节根有时竟长达十几米。柳若婷注意到，这种芦管草真是一种固沙的好品种。对！一定要在出发前搞出它的详细资料来。

红日跃出了茫茫的瀚海，为起伏的沙波沙浪镀上了一层金辉。远远望去，雄伟的松布尔更加壮观了，处处散发出一种雄浑肃穆的美，令人浮想联翩，心驰神往。

柳若婷大步走着，爬上了一座沙峰，越过了一道沙岗，走进了一条宽宽的沙谷中。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悠扬的抒情歌声：

在茫茫的沙海边上，
有弯新月形的沙港；
沙漠之舟列队远眺，
整装待命准备远航……

柳若婷一怔，心儿随着歌声急骤地跳荡起来。就连她自己也感觉到，脸红到耳根上了。她命令自己平静下来，尽量不受这抒情歌声的干扰。但是不行，倒好象不是这歌声捕捉她，而是她在追逐歌声。

听得出，唱歌的是个小伙子。这歌声中有热情的向往，也有失意的忧伤。歌词只是借托，真正重要的是唱歌人那复杂的情绪。

柳若婷尽量压抑着自己，蹲在沙丘畔观察芦管草。但好象歌声了解她心灵的秘密，飘荡着寻找她来了。柳若婷更紧张了，不由地回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她刚从林学院毕业。象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所有大学生一样，充满热情，充满幻想，坚决服从组织分配，高唱着“年青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来到了这漫漫无际的瀚海边上。生活是艰苦的。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影响下，沙漠里很少见到蔬菜、肉食、油类，但这文雅娴静的姑娘全都能忍受。她啃着窝窝头，就着咸菜，喝着混着沙尘的水，顽强地研究着沙原植物。她明白，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就在这时，有一个小伙子闯进了她的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柳若婷也是警惕的。她一再警告自己：不，不！不能过早地陷入感情的漩涡中去，要集中精力尽快地认识沙原植物！但是，她毕竟是个年轻的姑娘，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必然向她提出这样的课题。而那小伙子又是治沙总站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也是自愿到祖国最需要地方来的大学生。更重要的是，这个小伙子自己好象在哪里见过，不，好象

在想象里憧憬过。

这难道就是青春？多么复杂啊！

但是柳若婷还是拒绝了小伙子的要求，理智地紧锁着心房，没有让他闯了进来。表面上看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小伙子自觉地回避了，甚至和她疏远了。但从那个时候起，那感情的波涛就始终在她心里回荡着。

歌声飘过了沙岗，穿过了沙谷，越来越近了，渐渐听得见唱歌人的脚步声了。柳若婷低头测量着芦管草的根须，强制自己不向唱歌人望去，但是她的心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唱歌人出现在沙坡上了。这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英俊小伙子。他那剑一样的黑眉下，长着一对具有女性美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下，覆盖着冷冷的眼白。笔直的鼻梁下，有一张略带嘲讽神情的嘴巴。他的身材也是匀称的，无论什么衣服穿在他的身上都是舒展大方的。但是他不具有沙原人那种质朴的气质，仿佛和这里的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带着一脸朝气，披着两肩朝霞走下了沙坡，好象根本没有看到眼前有人似的。

柳若婷更加慌乱了。不知为了什么，目光不由自主地向小伙子扫了过去。就在这一刹那，小伙子也象突然发现了柳若婷，目光似闪电般地迎了上去。柳若婷的脸马上泛红了，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小伙子却是大方的，好象根本没发生过去年那件事。他英姿勃勃地站在柳若婷面前，不卑不亢地向她打着招呼：

“早上好，柳若婷同志！”

“好！您……”柳若婷嗫嚅着说。

“我？”小伙子潇洒地接过了话茬，“很忙啊！柳若婷同志，我在检查各个部门的准备工作，咱们的考察队后天就要出发了！”

“总算盼到了！”柳若婷兴奋起来。她感到说话自如了。

但就在这时候，小伙子很有礼貌地结束了这场姑娘很愿意进行的谈话。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

“对不起！九点钟有两个教授要到咱们大漠营地来，领导下午才能回来，还得我去接待。再见！”

说毕，他就很有风度地走了，头也不回地隐没在另一个沙丘的背后。柳若婷依依惜别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荡起一层淡淡的怅惘情绪：多自尊的人啊，沙原上少见的青年人，你晚半年再叩响我的心房不好吗？

这英俊的小伙子就是治沙总站团支部宣传委员、松布尔考察队的秘书。他叫秦萌。据他自己向同志们透露：他今后也准备搞科研，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治沙专家了。

秦萌走了，柳若婷有点心烦意乱。她尽量收回心来，把有关芦管草的资料记录下来，然后翻过沙岗，匆匆向大漠营地走去。她边走边想：秦萌多矜持啊！他为什么不愿和自己多谈一会儿呢？一定是因为去年伤了他的心。

柳若婷觉得有点茫然若失，但是这种心思又能向谁说呢？她踏着洒满金色阳光的戈壁往回走着，猛一抬头，老远老远就望见自己年轻的伙伴肖雅洗衣服的身影。这黄毛小丫头！一定是观测完气象从另一条沙谷中走回来的，要不自己怎么会遇不到呢。你瞧！她坐在沙港延伸出的沙堤旁，为大伙儿洗衣服洗得多卖力气，一双小辫儿一上一下地摆动着。看得出她

不仅帮助男同志洗，连自己的衬衣也偷着拿出来洗了。

柳若婷被这质朴的姑娘深深感动了。多好多甜的女孩子呀，可她的遭遇却是不幸的。直到现在她不但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到底姓什么，就连自己是什么民族也搞不清楚。尤其重要的是，肖雅的未来也可能是不幸的。因为在沙海的深处有一块碧绿的翠岛，在那里有一个闯了祸的青年，他就是肖雅未来的爱人。

这个小伙子叫阿优尔，是松布尔附近土生土长的蒙古族人，常年生活在沙漠腹地。听说他参军后曾经当过水兵，后来又在林学院上过学，最后主动要求回到这大漠深处工作。这一切本来是很富有诗意的：蓝色海洋上的海员，现在成了茫茫瀚海里的水手。但是据秦萌透露说，副站长掌握着小伙子大量的“反党言行”，他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可又好象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总站里有很多人同情阿优尔，甚至还为他打抱不平。柳若婷毕竟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在她分配到松布尔的时候，由于李凡老书记的到来，阿优尔又回到沙漠腹地去搞科研了，因而没有同他接触的机会，对这瀚海水兵缺乏了解。不过秦萌的话，还是在她内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为自己的女伴担心：多么柔顺的姑娘啊，怎么挑了这么个小伙子？但肖雅却好象没受这一切的干扰。她还是对每个人都赤诚的微笑着，为进入松布尔默默地准备着，从不提起，更不解释，好象她心里根本没有阿优尔这个人似的。

不过有两件事情，很快改变了柳若婷这个看法。

有一天晚上，柳若婷已经睡醒一觉，看到这黄毛丫头还坐在小马灯下抄写着什么。写得那么入神，抄得那么专注，好象

忘了黎明的曙光就要抹在三角形帐篷顶上。柳若婷侧身一望，啊，厚厚的一叠手稿，小家伙在为谁抄录删补呢？想到这里，她轻轻叫着：“小家伙，还不睡啊！”肖雅一听，略带歉意地向柳若婷微笑了一下，赶忙把那叠手稿包了起来，珍贵地压在自己枕头下面，乖乖地躺在行军床上了。柳若婷联想到肖雅和阿优尔的关系，马上猜想到手稿的真正主人。但是黄毛丫头什么也不说，只是枕着那份珍藏的手稿，甜蜜地长出了一口气，很快地睡着了。

又有一次，柳若婷乘着骆驼从总站取资料回来，看到这黄毛丫头一个人独坐在斜阳辉映的帐篷里，正聚精会神地缀补一件海魂衫。用蓝线织着那蓝条，用白线绣着那白道。多么细致，多么专心，针针线线都交织着真挚的感情。柳若婷明白了，黄毛丫头爱那瀚海水手是多么深沉啊！但是她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讲，更不替阿优尔去分辨，而是埋头工作着，把炽烈的爱情深深藏在胸怀里。

但是，阿优尔是个令人放心的人吗？柳若婷望着沙堤旁洗衣服的肖雅，为自己的女伴担心着。

肖雅并不知道柳若婷在对她的未来担心，还在起劲儿地洗着衣服。这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姑娘，身上没有丝毫城市女孩子的影子。她具有沙原姑娘淳朴的美。她那毛茸茸的黑眼睛，就象两汪清澈的秋水，让人一看就望到她那纯洁的心灵。她那永远微笑着的脸庞，就象一面明亮的镜子，让人一看就感到她那真挚的感情。就连她那被沙原日光晒得金黄的头发，也使人感到特别柔顺亲切。怪不得治沙总站的一些老工人，把她亲昵地称作“小黄毛”。